

電影創作抒發真摯情感與時代聲音

導演黃蜀芹：女性視角使世界完整

今年4月，著名導演黃蜀芹在滬因病去世。作為中國第四代導演的女性代表，黃蜀芹曾說，自己最大的本事是不說話。不說話的她，總是靜靜地透過電影攝影機的視角去看世界，表達世界。她說，視角就像房子的朝向：主流視角就像朝南的窗戶，寬敞明亮，直接望向花園的正面和大路，是中國人最看重的；而女性視角則是東窗，陽光首先從這裏射入，看出去的園子和道路是側面的，因而更容易看到另一半意蘊，另一種情懷，它將使世界完整。

◆文、圖：中新社



◆黃蜀芹版《圍城》至今都是經典之作。
網上圖片



◆黃蜀芹(右)在《人·鬼·情》拍攝現場。



◆《人·鬼·情》被稱為中國女性電影的奠基之作。
網上圖片



◆作家王蒙(右)與導演黃蜀芹交談。黃蜀芹執導的電影《青春萬歲》改編自王蒙的同名小說。

◆市三女中的綠草坪是黃蜀芹心中美好的夢。



◆導演黃蜀芹享受自己全力創作電影的那十年。



◆2008年，黃蜀芹(左二)、謝晉(右二)等名導演在上海出席《2008分之1》公益短片啓動儀式。

「我不拒絕也不具備商業性」

聆聽

《畫魂》是黃蜀芹導演的一部商業大片，影片投資200萬美元，前所未有。儘管《畫魂》收穫了不錯的票房，黃蜀芹卻留下了很多遺憾。她說：「這基本上是商業片的路子，但又想藝術點。本質上這是互相矛盾的，都沒有走到極致。那時候沒有這個經驗和判斷能力，你要拍商業片就是商業片，要拍文藝片就是文藝片。沒有什麼『兼』，這個『兼』會兩敗俱傷。」她後來體會到，商業電影要循着男性視角去創作，女性電影在任何社會中都不會是主流。

1999年《上海滄桑》上映，成了黃蜀芹導演的最後一部影視作品。她在之後幾年接受訪談時稱，雖然命運給予她的真正創作時間很短，但已經很幸運，曾擁有那樣的十年。那時社會環境較好，自己也處於精力旺盛、思想成熟的年齡段。現在在市場經濟一點點走向成熟了，但是這個年代已不再屬於她和她的那一代。她坦言，電影商業化了以後，女導演就會比較弱勢，「我不拒絕商業性，但我不具備商業性。」她說。

黃蜀芹的小學是上海市永嘉路的中西第二小學。因為寡言、離群，即使老師拿針嚇唬她，也難讓她開口。每天放學，她就奔向校門口，跳上爸媽的自行車，一起騎向「辣斐劇場」。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的父親黃佐臨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母親金鈞之(藝名丹尼)從不強求她守規矩，在後台做完功課，她就去側台或前看戲。側幕與舞台光區沒有門牆相隔，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黃蜀芹後來回憶，童年時對舞台的這層體味，恐怕就是她後來拍《人·鬼·情》的潛在情感了。

高中時，黃蜀芹迷上了蘇聯電影，因此立志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下鄉勞動鍛煉兩年後，黃蜀芹考進了藏龍臥虎的北電導59班。因生性拘謹，念大學時她整天低着頭。她不善辭令，但堅定了決心，要用電影來表達和言說自己的思考。

1964年，黃蜀芹畢業分配到上海電影製片廠，一直到1981年才真正有機會當導演。《青春萬歲》的編劇張弦回憶，黃蜀芹想把這部片子拍成一部青春片和懷舊片。青春片在當時的語境下多指西方的一些青少年題材影片，不乏貶義；懷舊片也被認為是反映頹廢、失落情緒的，敢於明確提出這種追求的，黃蜀芹是第一。

黃蜀芹回憶，這部影片所表現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青年那種高歌猛進、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生活，與當時的主流思潮並不相符。但無論人們如何評價，這都是歷史真實，是無法抹去的。

影片去北京送審時，橫生波折；後來在上海試映時，卻氣氛熱烈，發言者都很激動，黃蜀芹也泣不成聲。張弦這才知道，原來不苟言笑的黃蜀芹是個感情豐富的人，只是藏得很深。

創作中國第一部女性電影

1987年，黃蜀芹導演了《人·鬼·情》，影片在國際電影節參展時，被公認為中國的女性電影。電影學者戴錦華稱之為中國第一部，也是到當時為止唯一一部女性電影。它是關於表達的，也是關於沉默的；它關乎一個女人真實的故事與命運，也是對女性尤其是現代女性歷史命運的一個象喻。

籌備該片時，黃蜀芹正陷於強烈的創作慾望中，她想要拍一部好電影，所謂「好」，就是要非常突出，能表達自我。她打定主意要深入挖掘人的內心世界和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她和主創團隊一稿一稿反覆篩選，以選擇那些最能體現男權社會裏的女性痛點的場景。

有一場戲是少女秋芸進了公共廁所，因為穿着打扮和髮型像個小男生，被當流氓「揪」了出來。她分辯說自己是女的，圍觀人不信，哄笑着要「脫了褲子檢查」，她又氣又急地放聲大哭。這場戲裏的群眾場面排練了很多次，因為黃蜀芹要求群演的表情要目露曙光，以揭示人性中陰暗面的本相。

她將這種人性的幽暗稱為「鬼氣」。她認為，嫉妒、惡語傷人、以欺侮弱者為快事、槍打出頭鳥都有深層文化背景，是影片要着力表現的。這是封閉的社會對人造成的壓制，而不是因為有個別壞人。

她在高分鏡頭劇本時寫到一場戲，是少女秋芸練功後累得躺在草垛上，一個光屁股男孩好奇地問她：「你是不是死了？」她沒好氣地說：「玩你的蛋去！」寫到這裏，她忍不住得意地講給兒子鄭大聖聽，說自己今天寫了場好戲。兒子聽後大笑道：「女權主義！」其實她當時完全不了解女權理論，

這樣寫只是覺得痛快。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黃式憲將《人·鬼·情》稱為中國的「作者電影」，是從民族土壤裏生長出來的，鍾馭就是中國的「卡西莫多」。他說：「黃蜀芹找到了自我。」

從突破自我到堅守自我

當上影廠編劇孫雄飛邀請黃蜀芹執導錢鍾書的《圍城》時，她第一個反應是：「圍城」，是不是打仗的？事實上，他們那輩人當時大多沒有聽說過《圍城》，但讀過小說後，她覺得自己能導好這部作品。

她的父母都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她父親與小說中的方鴻漸是同年同月歸國的。她了解這個知識分子階層。在她看來，方鴻漸絕不是一個花花公子或鑽營者，而是一位自由自在、不入流的知識分子。

《圍城》中有有名有姓的角色有72個，黃蜀芹稱之為「七十二賢」，她要求演員的選擇要做到幾十年不後悔。很多文化圈中人、名人甚至官員都來跑龍套。

黃蜀芹曾在文中回憶，她過去所學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強調層層分析，一句話的台詞恨不得分析三代革命家史，到了新時期，又被一種強調「沒有表演的表演」的故作深沉的表演模式所取代。執導《圍城》時，原著的獨特魅力迫使她從創作心態到創作方法都改變了以往的做法。

黃蜀芹說，當時是在用拍電影的方式拍電視劇，現在片酬翻100倍都不見得有人肯演了。這一切，使黃蜀芹版《圍城》成為永遠的經典。

1990年上映的《圍城》如一道分水嶺，之後，電影的商業化大潮來了。

數百年佛山銅鑿剪紙復生 傳承人饒寶蓮敲出新潮流

一片薄如蟬翼的銅箔，一把帶圓珠頭的銅鑿，在木槌的敲打下，銅箔片上出現了凹陷的珠點。不斷敲打下，以點成線，以線成面，勾勒出一幅金碧輝煌的畫面……

近日，在廣東佛山饒寶蓮金銅鑿剪紙藝術館(以下簡稱「藝術館」)，饒寶蓮正在為當地博物館趕製一幅包含佛山15項非遺主題的銅鑿剪紙。

「銅鑿剪紙是廣東佛山獨有的剪紙藝術，迄今已有800多年的歷史。」廣東剪紙省級代表性傳承人饒寶蓮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介紹，佛山剪紙有銅鑿、純色、銅寫、銅襯等多種類型，被譽為剪紙界的「黑牡丹」。

在藝術館內，一幅巴掌大小的《熊貓》銅鑿剪紙吸引了記者的目光。圖案主體是兩隻熊貓在打鬧，四周輔以竹葉及若干花朵作為點綴，表面的顏料已出現了許許多多脫落，在射燈照射下，仍可看到金屬反射出的光澤。

在饒寶蓮的記憶中，這幅銅鑿剪紙意義非凡。「十多年前，我參加中國工藝美術

學會的年會，帶着自認為最優秀的佛山純色剪紙作品參會，結果並沒有引起關注，反而有一位專家告訴我，純色剪紙全國、全世界都有，然而銅鑿剪紙卻是佛山獨有的。」

「我當時就給師傅打了電話，要學習這門技藝。」銅鑿剪紙是中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它使用的材料不是紙，而是佛山特產的銅箔，這種材料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停產，導致這門手藝逐漸沒落。

作為廣東剪紙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陳永才的首徒，饒寶蓮從師傅手中得到了這幅《熊貓》銅鑿剪紙，在師傅的帶領下，她走上了振興銅鑿剪紙技藝的曲折道路。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裏，饒寶蓮從尋找銅箔材料到創新銅鑿技藝進行了無數嘗試，其中有三個創新尤為成功。

饒寶蓮在全國各地尋找銅箔材料，香煙金屬紙、錫金紙等含有金屬的紙材，她都一一嘗試，最終找到了紫銅片代替佛山傳統的銅箔，但是紫銅片氧化的問題十分明



顯。師傅陳永才告訴她，銅鑿剪紙的最大特色是金碧輝煌，這給了饒寶蓮靈感。

「我決定採用鍍金的方式。」饒寶蓮介紹，表面鍍金的銅片，不但達到了師傅的要求，也不易氧化。饒寶蓮還大膽地嘗試了西藏唐卡繪畫的顏料對其上色。她表示，傳統銅鑿剪紙色彩單一，容易脫落，唐卡素有千年不褪色的說法，顏料多為天然石粉，顏色豐富。

除了材料上的創新，饒寶蓮還創新了「前後立體敲」的手法。饒寶蓮介紹，傳統銅鑿剪紙只在一個面上敲打，為了讓畫面更立體生動，她還在銅箔的背面二次敲

打，剪紙畫面出現了凹凸效果，類似刺繡浮雕的感覺。

近期，饒寶蓮又嘗試了一種新的方法——在銅箔片上覆蓋一層薄薄透明的塑料進行敲打。「這樣避免了因為手部出汗影響鍍金表面的問題，也降低了因為用力過大，在敲打時破壞銅箔的風險。」

「一幅幾米長的作品，就有幾十萬個珠點敲擊在銅箔上。」饒寶蓮認為，銅鑿剪紙成本高、技術難度大、製作時間長，特別具有收藏價值。

在藝術館內，除了廣府文化題材的銅鑿剪紙，從梅州到佛山打拚多年的饒寶蓮，



◆饒寶蓮(左二)和她的徒弟討論銅鑿剪紙上色流程。

◆饒寶蓮使用木槌和帶圓珠頭的銅鑿製作銅鑿剪紙。

還創作了以世界客都梅州松口古鎮、圍屋為題材的作品，甚至還有不少異域風情主題的剪紙。

「新冠肺炎疫情前，我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受邀在國外展示佛山的剪紙文化，春節常常在國外過。」饒寶蓮表示，她已經去過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傳播銅鑿剪紙文化，也吸收國外優秀的文化，豐富銅鑿剪紙的創作題材。

對於銅鑿剪紙的傳承，饒寶蓮說：「每三年收12名徒弟。」今年9月她迎來第三批徒弟。

◆中新社